■責任編輯：趙　僖　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文潔華

雄心萬丈

北京愈來愈難以令人居住得舒服了。地鐵指示和出口設計不足，繁忙時間根本難以擠進車廂，空氣不流通，病菌極易傳播。

走進朝陽區，商場和新型商業大廈建築設計新穎，面積之大是無話可說了，但總不能留在裡面不出門。甫走到路面又真的想回頭了，車水馬龍不是一個褒辭，駕車的人驅着車子像趕着自己的身子和兩條腿，橫衝直撞或擠進空隙，分秒必爭。我在計程車內看着人來人往，好端端穿着高級西裝手拿貴包的男人，在商務區路中心人車爭路，還不忘隨地吐痰……

在北京三里屯爭計程車的場面可怕極了。尤其是周末醉酒者，不顧身世衝前用手擋住先前候車的女士，就這樣三個男人爭先恐後。我看見此情此景也不宜久留了，跳上一部電單車改裝成的麵包小車回飯店，走單車路線快捷得多。如此一個極速變化又有着十三億人口的國家，它的首都總有各式各樣生存的方法，就怕您不夠雄心萬丈。

那夜凌晨的北京，空氣如常混濁，間中飄來一些不知從哪裡來的棉絮，漫天飛花。車子在燈前停下來，一個男人正好戴着陳果《那夜凌晨》電影裡的防毒面罩，黑色的厚膠看來像恐怖分子。

我走進瑜舍酒店大堂出席朋友的藝術裝置展，北京一位策展人看了喜歡，竟然着朋友把展品在展期結束前拆卸下來，移去新疆他策展的巨形當代藝術展。「是次展覽有展品三百二十件，藝術家一百六十人。」他說得輕鬆。

停在北京，只怕您的心不夠雄。

古今談

范　舉

菲律賓風災之後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國的和平方舟醫院船到達了颱風重災區萊特省的海面。「和平方舟」號醫院船在陸地設立前置醫院。

中國海軍「崑崙山」號登陸艦同時到達菲律賓，搭載了一批救災物資，並攜帶艦載救護直升機配合「和平方舟」的工作。中方醫務人員將野戰醫院地址選在當地一家公立醫院。中國軍方醫務人員的到來令當地人感激不已。當地醫院負責人激動地說：「你們的到來是為了救治窮苦的菲律賓百姓，謝謝中國人！」在出診的過程中，中國的軍醫發現了年輕的女災民艾麗卡開始發燒，奶水不足導致小哈米希亞出生不久就面臨着飢餓的折磨，嬰兒又患了膿瘡，生命受到威脅。軍醫立即召喚直升飛機，把這一對母子送到了和平方舟，五天之後，轉危為安。艾麗卡激動地說，「閂醫生就像天使一樣，她讓我的兒子轉危為安。我永遠感謝中國的醫生。」

有一個菲律賓建築工人，風災時留在海邊的三合土興建的住所裡面，結果，房屋倒塌了，建築工人足部受傷，兩父子被洪水所包圍，被迫爬上椰子樹，等待救援。後來傷口嚴重地發炎，中國軍醫悉心治療，讓建築工人不至於鋸掉腿部，這個建築工人非常感激，說他將來一定會重新建起新的住宅，屆時請中國醫生一定要到他的家裡作客。

菲律賓災民如此感謝中國的醫生，和菲律賓的體制很有關係。菲律賓的稅率很高，中產階級的稅率達到百分之三十五，低收入人士的稅率達到百分之二十，所有人都沒有免稅額，人人都要納稅，但福利非常微薄。如果在意外中受了傷，平民百姓都要繳交很高的醫療費。中國醫生的到來，豁免了他們所有的醫療費用，可以說是雪中送炭。

在救災發送物資的過程中，菲律賓的公務員下午五點就準時下班，有規律之至。菲律賓總統對於救災物資未能及時送到災區，收到不少投訴，他顯得非常不耐煩，反問災區的災民，「你還沒有死去，何以還這麼多意見？」地方政府的財力有限，希望中央政府給予支援，萊特省的高級警官，向外國記者公佈了死亡人數，達到一萬人。中央政府則說死亡人數為三千人，最後這個高級警官被撤除職務。老百姓則相信，政府點算死亡人數的速度和公文履行非常複雜，政府一定沒有講大話，他們公佈的僅僅是初步匯集的材料，兩三個月後，就可能有比較全面的數字。地方官員的心態不一樣，如果不盡快宣佈死傷嚴重，就得不到國際上的援助。因為國際的救援，比較中央政府更加實惠。

琴台客聚

何冀平

尋找湘西王

喜鵲坡上綠樹葱蘢的「玉氏山房」，幽深靜寂，晨早定時敲打鑄鐘，是否也曾有暮鼓，大宅中有一面巨大的皮鼓。很想知「玉」字是什麼意思？黃永玉說，是為了紀念他難以忘懷的三個人。陳渠珍先生字玉鏊，父親黃毓麟字玉書，沈從文表叔把他的名字永裕改為永玉。

陳渠珍是鳳凰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湘西首領，在軍閥混戰的不安歲月，他為湘西帶來二十多年的平安，人稱湘西王。這個湘西王，可不是人們想像的土匪山大王，他出身世家，文筆很好，沈從文曾做過他的文書，沈老說「這個人稀有的人格和精神，影響了我一輩子」。在古城虹橋下的邊城書店，我買到一本陳渠珍著的《艽野塵夢》，書中描寫一九零九年他作為清朝武官入藏抗英平亂，後西藏局勢動亂，道路封鎖，只得帶領軍隊取道青海、甘肅回中原，不料途中誤入羌塘，迷失通天河谷無人地帶，無糧斷水，風雪交加，二百多官兵死剩七人，一路跟隨他的藏女十九歲的西原，在九死一生到達蘭州之後不幸身亡。解放後，陳氏墓地從長沙移葬鳳凰，黃老受陳家後人之托，為陳渠珍選址修墓，墓碑建在南華山上，在黃叔叔家我見到墓地照片，一見心動，一定要上山去看看。那天，鳳凰還是下雨，登上青翠的南華山，一路上也有不少風景，尤其是那銅鑄的鳳凰圖騰，但我心裡的目標是湘西王。終於上到山頂，卻找不見我要找的陳渠珍墓。問導遊姐兒，答說，離此處還有半個小時路程，而且下山要走後山，你一定會迷路。她導賞說，不如看十二生肖吧，你屬什麼，我給你講講運程。我對那些人造的生肖，千篇一律的講解沒一點興趣。雨越來越大，看山路茫茫，不敢冒然而進，只有失望下山。

因為天雨，所有飛機取消。被困鳳凰，倒也好，能多住兩天再多看看。雨漸停，我心有不甘，二次登攀南華山。按照上山前確認的路線，過了山頂再過一段木橋，心想這回應該不錯，準能找到了，正暗喜，卻見前路被一道門鎖住還上了鐵鏈，不准再向前行。看門的人說，陳渠珍的墓就在前邊，但你不能再往前走了；為什麼？那邊不是景區；那你請打開門，我出去；不行，必須原路返回；我一定要出去，出去就不能進來，因為裡面是要門票的。原來，關鍵在此。即不是導遊姐兒說的自山頂還要走半個小時，又不見得會迷路，就是不准前行。我好話說了一車，感化了上點年紀的好心看門人，為我打開了鎖。

墓坐落在半山上，背山面水風水很好，鳳凰城盡收眼底，墓後是半面環抱的弧形山牆，石刻着黃永玉寫的祭詞《寥天一樓祭》，黃叔叔說，「樓字」刻錯了，應是「廬」字。

石墓上伏着一個人，是一尊比真人略大的銅像，十九歲的西原身着藏袍頭帶藏飾，滿面哀傷，似趕來相見，又似不捨別離，我呆在那裡，只覺一股說不清的哀慟離怨環繞在墓邊。西原在那次東歸的盡頭已先陳逝去，怎麼展示這段以命相隨，仰天長嘯，淚盡聲嘶的愛情，讓西原永伴陳渠珍，黃永玉不愧是大家高手！我看得淚流滿面。

百家廊

鍾倩

舌尖上的春韭

女友從老家回來，說帶回一樣好東西，一副神秘的樣子，原來是韭菜。「自己種的韭菜，有什麼稀罕的？我們樓上很多鄰居都在陽台上種盆栽韭菜呢！」我不屑地回答。她認真地解釋，「這可是春韭，很嫩很綠的，頭一茬，香着呢！而且沒打過農藥！」「母親烙的韭菜餅，我一口氣吃了兩個，還沒吃夠！」她一臉滿足的說道。

韭菜，在城市裡已不稀罕，一年四季，菜市場和超市裡都能買得到，現在很多人吃水餃，都繞開韭菜，認為打農藥多，對身體不健康。可是，韭菜仍舊是蔬菜家族中的老大哥，輩分兒高，人緣兒好，很講義氣，他的地位不可撼動。回家探望父母，下廚包一頓韭菜餡的水餃，成為很多家庭的溫情功課。

春韭，聽聽這名字，心裡便一團簡單的歡喜。春天似乎特別施恩於這種蔬菜，賦予給他諸多精氣，叫他喚醒大自然中的各位同仁，「睜開睡眼，開工幹活啦！」還要藉着他的美味激活人們渾渾噩噩的精神世界——春天來了！

最香的春韭，應該在鄉村，這一點我深有體會。姥姥家住在城西郊區，那裡出產西郊蓋韭，久負盛名。據說清朝時，它是我們濟南的名菜，解放之後，西郊蓋韭和唐王白菜、北園芹菜被稱為「濟南三美」。我清楚地記得，小時候回姥姥家，田間地頭幾乎家家都種韭菜，綠油油的一片，那種綠是明亮的、舒暢的、賞心悅目的，恍若剛剛被雨水洗刷過似的，綠得有幾分幼稚；遠遠地看，綠出一片碧。吸一口空氣，都沾着濃濃香氣。

母親在家種菜出身，是個內行，她介紹說，西郊蓋韭多為「三稜箭」品種，韭葉橫斷面呈三角形，經過軟化栽培後，香味濃郁，素有「千里香」的美稱。民間有一則「聞香捉盜」的趣聞，是說韭菜為鄰居所盜，遂聞香而致。

中午吃飯，用大鐵鍋烙韭菜餅吃，剛從地裡割回來的春韭，洗乾淨，瀝去水，從雞窩裡摸上幾個雞蛋，調好餡子；和麵、擀餅、鋪餡、下鍋。家裡姊妹多，分工同步幹，一會兒工夫便能完成。我特好事兒，愛蹲在灶膛一旁拉風箱，一推一拉，呼哧呼哧，白色的煙氣順着大煙囪雲遊到天上去，格外有趣。

剛出鍋的韭菜餅，捲成筒狀，咬一口，噴香，燙嘴，不過，越燙嘴越吃，吃得正是這股子熱乎勁兒。農閒的時候，姥姥用韭菜包素餡水餃，家裡人多，水餃包的個頭很大，但非常有味道。然而，現代人用電餅鐺烙出來的韭菜餅，遠遠不及農村大鐵鍋或鐵鏊子烙的餅，吃起來完全不是一種味道。離開鄉村的樸素環境，烹飪變得粗暴起來，走向機械化。所以，我時常懷念過去在姥姥家吃的韭菜餅，用大粗瓷碗盛的韭菜水餃。我認為那才是原汁原味的味道。現在餐館裡各種名號的韭菜餅、韭菜盒子，都是複製品，光模仿了樣子，往往忽略傳統手藝的精髓——手擀麵餅、人工燒火、自己種植的春韭。這幾樣元素缺一不可，按照工序一道一道的來，急不得。像母親經常說的一句話，「吃韭菜餅，吃的是工夫！」「工夫」兩個字，指的是時間，也是樸實而笨拙的勞動。

如今，姥姥家早已不種韭菜，田地變成樓房。然而，每年春天，母親都會趕在春韭上市的時候，包韭菜水餃，烙韭菜餅等，已經成為一種不自覺的飲食習慣。如果錯過春韭，母親會歎氣地說道，「哎，沒吃上春韭，有些遺憾！」當時，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韭菜一茬接一茬，都是同樣的菜。長大後，我才慢慢開悟，春韭是春天的宏大獎賞，也是大地對農人的饋贈。農人是離大地最近的人，他們也是最先發現春天的人，因此，他們最有資格享用春韭。即便皇室帝王，也很難擁有這等口福。

《詩經・豳風》中記載，「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遠古時期，人們用韭菜炒雞蛋祭祀祖宗，這種蔬菜的分量可見一斑。令人驚訝的是，在三千年以前，我國便有栽培韭菜的技術。老祖宗傳下來的技藝，後代人真是有福氣。《齊書》上有一則小故事，南齊有個叫周顒的人清貧寡慾，隱居於鍾山。有一天，文惠公子問他，「蔬食何味最勝？」周顒回答說，「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前者指春韭，後者指白菜或青菜。在窮人眼中，春韭絕對是饕餮之食。

很有意思的是，有些城裡人將韭菜和蒜苗混淆。韭菜和蒜苗、還有小蔥長得很像哥兒仨，而且吃起來都有嗆鼻的辣味，不好聞，但，春韭則不同，他帶有持久的香味。明代文學家李漁在《閒情偶寄》中分析道，「蔥、蒜、韭三物，菜味之至重者也……予待三物有差。蒜則永禁弗食；蔥雖弗食，然亦聽作調和；韭則禁其終而不禁其始，芽之初發，非特不臭，且具清香，是其孩提之心之未變也。」

「孩提之心」，說得多好啊！春韭滿身皆是孩子氣，包藏着一顆未泯的童心，所以，大地才會特別恩寵他，使他散發出沁人心脾的香氣，頤養人們的脾胃，還有心靈。

如此孩子氣的蔬菜，怎能逃過詩人的敏銳眼睛？「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大詩人杜甫的詩句令世代後人稱頌，剪的是春韭，也是內心綿延不盡的情誼啊，讓人不禁情絲繾綣，打濕淚眼。或許，鄉下雨中的春韭最為玩味兒吧，雨絲裊裊，春韭婷婷，「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別有一番意境。如潘天壽的《好友相晤圖》中所描繪的場景：新雨過後的芭蕉之下，兩位好友相對而坐，「剪韭共加餐」，可謂怡情養性的高貴享受啊！

春韭萌發着希望，是人們氤氳在心底的美好願景。生活，正如鄉村的春韭，一茬接一茬，生生不息，但是，第一茬總要開個好頭，寓意着吉祥，寄托着美意，傳遞着方向，「認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來處。」

■韭菜餡餅。

方寸不亂

方　芳

輪船危機意識

韓國客輪沉沒新聞登出當天，一批好友正在韓國賞櫻，他們透過手機，傳來漂亮相片之際，告知正要上船作「漢江夜遊」，還在輪船前擺了一個興奮「甫士」。我不敢告知他們這宗海難新聞，免掃了她們的興致。在外國旅遊，有多次乘搭大型輪船的經驗，基本上感覺是安全穩定的。從新西蘭北島的威靈頓，乘搭輪船往南島的畢頓，要經過兩島的海峽，而威靈頓又有風城之稱，行走的輪船噸位都較大，這種綜合混載輪船的低層載車及載貨，高層載客。輪船經過海峽中間，遇上風浪難免顛簸，但比較在南島乘搭火車還要穩定，我們當時還可以在船上來四圈麻雀耍樂哩。去年夏天在加拿大溫哥華開往離島維多利亞的輪船上，當天風平浪靜，陽光燦爛，我們在甲板上沉醉餵飼海鷗和拍攝的歡樂，完全沒有危機意識，因為乘客將生命交付掌舵的船員手上。

乘搭大型郵輪，排水量超過十萬噸，載客數以千計，穩定性要求更高。若遇上風浪，還是感覺到搖晃的。前年乘郵輪往遊地中海，在劇場看節目，也感受到劇院在晃動，回到房間睡在床上，像是睡在搖籃裏，有點忐忑不安。

郵輪房間都有保險箱設置，讓客人無後顧之憂，輕鬆享受船上康樂設施和餐飲。我們全程都使用房間的保險箱，放置現金、證件和攝影器材；但同行的朋友，危機意識甚高，現金、證件、小電筒從不離身。

她的理論是，萬一沉船，不用衝回房間開保險箱，可以第一時間趕到甲板逃生。她說，船艙太長，人人都搶着回房間取證件物品，狹窄的通道一定混亂不堪；即使回到房間，也手忙腳亂，延誤逃生時間。我們都笑她「杞人憂天」，誰會一上船就想着「沉船」的呢？

我們總認為，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加上逐步完善的管理制度，坐船比其他交通工具安全。誰會想到，像韓國這等富裕國家，在輪船管理上竟有這樣那樣的漏洞？現在看來，人為的意外時有發生，外遊危機意識多一些，也是有必要的。

演藝蝶影

小　蝶

閱讀劇本的第三對眼

我曾經在劇團內擔任戲劇文學研究員一職，其中一個我喜歡這項的工作的原因是可以和撰寫原創劇的編劇一起研究他們交來的劇本。我希望藉着我們的多番討論可以幫助他們將劇本修改得更成熟完美，令演出版本更值得欣賞。

我很喜歡這種創作方法。客席編劇在交來初稿時，劇團的戲劇文學指導即開始與他一起將劇本改進。我所扮演的角色是閱讀劇本的第三對眼——編劇和導演之外的第三對眼。創作人往往因為太過沉溺在自己的創作之中而難以抽身出來以客觀的角度尋找或認識自己作品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可以在這方面為他們提供多一個視角。

還有，我在很早的階段便代表劇團參加小組，這樣可以令雙方消除溝通的障礙，又或提供多一道溝通的橋樑。很多時候，編劇交來劇本時，已經差不多要排練了。這時候，若果劇團發現有問題的話，可能已經太遲。但若劇團預早委派代表參與其中，令雙方在排練前多月已經了解大家的工作情況、預知有可能發生的問題和想到解決的方法，這都是在感性的藝術創作之上抱着應有的理性工作態度。

當然，我很清楚地知道劇本是編劇的創作，我只是從旁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而絕不會強將個人的品味加諸編劇的作品之上。這其實是一項專業操守：不可以濫用自己的職權去欺壓一些會因你的職位而受到影響的人。所以，我只會提出問題，讓編劇回家自行想辦法和修改，而不會要求他們跟着我的意思來重寫。劇本不屬於我，編劇也不是我的下屬，我亦不能代表劇團作出決定，所以，劇本仍是由編劇自行負責修改。

我當然見過這類的反面人物。他們仗着自己在劇團內的職位，對一些在編劇界中年資較輕的年輕一輩提出諸多要求、挑剔和刁難，一副「是你在乞求我」、「現在是我給你機會」的臉孔示人。數位來自不同年代的編劇在成名後分別向我透露當年受過這些人的氣，至今仍感意難平。他們明明是編劇，是寫劇本的專才，卻被某些恃着自己坐在有權的崗位上的人作出無理要求。這些代表劇團與編劇接洽的人分不清的是：他們可以有機會在最早的階段向原創人給予意見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本身，而是他們的職位，而他們的所作所為並不是在協助藝術創作，而是藝術欺凌。

此山中

鄧達智

80後設計師

葉謙，年輕設計師，80後。

認識內地80後設計師不多，而設計內容讓自己過目不忘則更少。內地設計界一日千里，放眼望去，本來百分之九十年輕店子為廣州站西出口貨品同類，餘下多為川久保玲山本耀司ANN DEMEULEMEESTER MARTIN MARGIELA……解構一黨的隨從；近年舖租上揚，工人難請，不少轉型網上發售，更難接觸新人意念及功夫。

年前上海東方衛視舉行長達三個月巡迴設計比賽，筆者為座上評判，與自開始精選出來的三十多名參賽者陪跑至最後三人，競爭唯一可獲獎的冠軍；葉謙，黑馬；最後一手捧了亞軍。誰都知道比賽成績與日後名氣指數並不全靠個人功夫；綜合條件及公眾親和素質才是最重要因素。不過，名氣出眾與實惠成功是兩回事。比賽完結後近半年，葉謙跟我在北京再聚時得到證實。

當年另一位評判說得也有道理：得獎表示他將融入一具傳媒大機器，偶爾曝光，得點虛榮甜頭，叫心理膨脹，卻可能讓設計天分及功力萎縮。雖然我固執地認為：好便是好；但國內國情，人民人情別有解釋。當時老大不願意將葉謙手上的榮耀蟬過別枝；始終認為冠軍屬他！

某地舉辦服裝文化節十五周年慶典，舉辦方隆而重之網羅過去曾經為該節效力展出過的著名設計師，當中挑出十強……還包括港澳台地區的筆者；動用衣服數百套，模特兒近百人……為一眾演出歌星，魔術大師作「佈景板」！這批擲地有聲，對服裝及設計行業建樹良多的「金鼎獎」或中國大師級人馬，強勁陣容被浪費程度：匪夷所思！

當時心下但願葉謙看到我們的尷尬；得獎，曝光與否跟跑龍套並沒有太大分別。

失落冠軍的葉謙得到法國LA SALLE學院青睞，贈予兩年北京分校全包獎學金，難得年輕人曉感恩亦珍惜好機會。過去二十年是中國年輕設計師好機遇的年代，前十年一片朦朧造就不少知與不知、識與不識、尤其在廣東地區冒起的時裝大款，後十年與國際品牌及媒體接軌，知識及技巧增值迅速，國內外新進投資造就不少就業機會。剛踏出校門的設計師，像二十年香港版本，迫不及待自創品牌開店經營，沒多少個具備耐心細研與技巧磨練，另加國外資訊速達，突然從過去民族服裝尋找靈感的模式，急速大躍進，穿越從西方奢華到前衛解構的時空隧道；曾經問過：未學好「結構」如何發展「解構」？

不久前，葉謙向我分享他厚厚的設計手繪本，每一張都既漂亮亦前衛、但不失從心而發的設計圖畫，際此電腦操作大過天的年代，繼續以傳統模式刻畫內心所思所想者極稀；筆者仍堅持這項手繪本習慣。不敢對葉謙投入壓力似的期望，但見年青一輩如此傑出，一番歡喜。衣服本來便是衣服，如何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已經是一條長路；再回到本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不是難與不難，際此浮華世代，還有需要練就潛移去到彼岸？